

散文 佳作 張育甄

個人簡介：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系碩士班一年級

---

### 〈說梅〉

逢年過節固定上演的戲碼，承襲了傳統表面上的噓寒問暖，尤其長輩各個摩拳擦掌，希望藉此跨越輩份之間的鴻溝，連絡感情的過程像證明自己仍舊年輕，卻一次次錯估我們相間的距離，不甘自己墜落還要拉上旁人。

如同電視上重播著很久很久前流行的瓊瑤戲劇，老派陳舊的情讓人難堪，坐在旁邊的阿姨索性脫離故事，指著名稱問她女兒：「上面寫那個梅花三弄是什麼意思？」

對方尷尬搖頭，她總找到機會就叫兒子來跟我免費學國文英文，怎麼可能試著動腦自己想出解答，理所當然從一群人中挖出刻意埋藏的我，把問題丟了過來：「這個要問讀中文系的吧。」

先不說我讀的不是中文系，就算是，這也是個丟搜尋引擎就能結果的問句。母親常要我熱心對待長輩親戚，要近乎有問必答、鞠躬盡瘁，但這樣愚蠢的問題顯然表現不出我們之間人際關係的進步，刻意或慵懶的態度，只讓人感到彘扭不適。

我直言不知道。他們流露出解接近不屑的表情，我想這就是文組在家族聚餐的地位。他們嘀咕時我趁隙用手機搜索，畫面不到兩秒便被文字滿溢，關於瓊瑤戲劇的經典性、傳唱度乃至於情感糾結，淹沒了那個更為傳統的釋意：「琴曲詠嘆高潔的梅，三弄指同一曲調反覆演奏三次。」

現在有什麼東西能反覆三次不令人膩煩？終歸不是感情，最可能的是口舌之談，論及他人像是唇齒相交的妖嬈舞蹈，同樣的人事物不管同旁人演繹一場閒話都不至厭煩。更別說梅花的高潔也是假的，歸根究柢喜歡溫暖、喜歡陽光，不害怕寒冷的特性是有限度的包裝。

好在這次的家族聚會主角和主題明確。表姐訂婚沒多久，大家都忙著恭賀，說她找了個不錯的未婚夫。表姐跟迫不及待的親戚們一次次重複解釋：「晚一點他就到了，上午有事要忙。」

看親戚們堆起一張張滿意的笑臉，未見到準表姐夫前，那個「不錯」使我想像他是進退得宜、良善體貼、乾淨整潔的青年，會於節日準備蛋糕和信件之類的驚喜，兩人享受一部電影或一段漫步的時光，不時相視一笑，或同時將目光移向某處，一切盡在不言，只屬於他們的心有靈犀，用以稱作「不錯」。

「妳表姐喜歡名牌包，買了不少。」母親對我說，我不太懂她想表達什麼，做了個無所謂的表情。表姐作為薪資水平不錯的公務員，偶爾買些奢侈品不在話下，但母親所指的是那超出「偶爾」程度的物質。

「那都是妳表姐夫送的，他家開工廠。」母親神秘兮兮地說，十分無私的分享著別人。

「嗯。」我猜測這也隱含一種暗示，象徵她對我以後的期待，不僅是純粹

美好之類乾淨的情感聯繫，要更加華麗，增添一些寶氣珠光，擁有光線生活才足夠舒適安定，那是最接近童話的現實。

大學剛畢業沒多的這些聚會場合，我也自然被加進了需要被關心的晚輩行列，上頭的表姐即將結婚，下面的表妹也帶了男朋友回家，我在這一層樓空落落的，不免來一陣刺探詢問。

前一次親戚間的團圓聚會辦在元宵節中午，連接著西方情人節，表妹的男朋友跟在她身後拘謹地跨過外婆家的門，進入一片在客廳引頸探看的目光，沙發和圍繞茶几的椅凳上，坐著七八個阿姨姨丈，五六個表兄弟姐妹，人影還沒定形大家的聲音就蜂擁而至。

「唉呦，長得很帥耶。」

「身高是不是有一八〇啊。」

「為什麼要留那種髮型……喔，是不是像電視上彈吉他玩樂團的那種。」

表妹的母親昂首引著兩人走到外公外婆跟前打招呼，介紹詞也十分光芒萬丈，緊接著名字後面的敘述是「他們家開公司，很有錢耶，家住南京東路那裡喔」。我對這一連串的說詞總抱持極大的困惑，當年外公外婆都有顯見的記憶衰退、理解低落，他們只會點頭表達善意，笑著摸摸男孩臉頰稱讚「緣頭」或「有禮貌」，那段語帶驕傲所介紹的對象究竟是誰？

我不能理解。我猜那感覺像失足，明明一步步踏實前行，卻從剛站穩的高度推落，心被高高掀起，面朝深淵墜落，一地碎片供人踩磨。有了前車之鑑，我寧願不上不下地卡在現在的位子，任人推拉扯挪都不動分毫。

所以說光芒萬丈的童話無法觸及，也非用來觸及，逐漸演變成只能瞻望的神話。

甚至不能想像男孩該有多尷尬，或說他如剛自野外搬進動物園的稀有物種，陌生的環境與稱不上善意的目光使人驚嚇，面對毫無規律的提問和定論，他遍尋不著空隙反駁修正，也受制於後輩的身份，丟失了發言權。

「所以你在美國學音樂喔？那一年學費不便宜吧，而且還有生活費。」

「這樣以後工作會不會不好找，學音樂不如像我們家哥哥選商科。」

餐桌上嚼著飯菜還不夠，話音依舊此起彼落，讓人手足無措，不知該繼續細嚼慢嚥，還是失禮的一進食一邊回答，尤其話語所指太過耀眼，閃得男孩睜不開眼，自然說不出與旁人相對應的期待。

然後他們繼續唱和著只有自己笑得開懷的笑話，不忘挽留表妹和男朋友待下來可以再一起晚餐。

表妹揩著男朋友保有禮貌地乾笑，似是真的因拒絕這盛大的好意感到愧疚：「晚上說好了要去他家吃飯。」

再晚一點，我從表妹動態中看見他們兩人去商場日式燒肉店覓食的照片，他們替對方和自己烤著想吃的肉，點多點少、烤焦過生，這些應該都不用顧慮其他顧客或服務生的建議和審視，反正自己要吃的，他們自己會做出調整。他們走了，可我還留在那裡，聽著其他人不經掩飾的評判，說他算得上體面知禮、不夠大方健談，諸如此類。我問母親幹嘛要談論這些。

「關心嘛，就是關心一下。」

包裝瓦礫的關心是一張玻璃糖果紙，涼薄到一眼就能看見裡面的尖銳細碎。

表姐夫不意外地成為第二個出現在舞台中央的表演者。但他上台的那一刻，可能是燈光太過淨亮，膚質看上去粗糙油膩，雙眼盡顯疲憊無神，穿著輕便的P O L O衫搭上運動褲，木訥得近乎呆楞，向長輩打完一圈簡單的招呼後，整個晚餐都不發一語，連對表姐也是默不做聲，只顧低頭扒飯，席間唯一算上的親暱舉動是他把不喜歡吃的青蔥撥到表姐碗裡。我想他是真的餓了，或至少證明了食量確實「不錯」。

電視上依舊放映的劇目令人不適，只有主題曲好一些，旋旋繞繞著「不經一番寒徹骨，哪得……撲鼻香，問世間……」。彼清清楚楚地唱，此模模糊糊地聽，一如湖面結的一層輕紗，與天色的交界也跟著搖曳，岸邊梅枝交纏錯亂，在不夠冷的天氣裡傾頹，溫柔而軟弱。

直至有人發出一聲嘎響，撕破了水雲交融的美好幻象，突破防線的要求迫使我回歸餐桌。「也幫妳表哥介紹個女朋友吧」聽上去不像個禮貌的問句，即將嫁出女兒的姨丈轉而憂慮起兒子，急需他人分擔焦慮，他不滿於我只回應了禮貌性的笑容，不依不饒追問：「有合適的就介紹啊，幹嘛一直傻笑。」

果然禮貌於此沒有用處，這裡幾乎每個人都現實得不行，會魯莽撕開我本就裝飾輕薄的禮節，比在菜市場粗魯撥開人群拼命往前擠，兇狠地叨念嫌棄、挑揀蔬果的人還要不經修飾、還要直面欲望。意外的是，表哥剛開始對這個話題顯得侷促，過後卻表達出了興致與渴望，有些試探的接下談論。

「喔，那總要告訴我條件吧。」

「我沒什麼條件，就不要比我高就好。」身高一七三的他答得爽快，我面對這不算苛刻的條件自然不疑有他。

看吧，我與表哥之間的裂痕才算不至過大過遠。沒什麼條件，沒什麼溫室裡必須的溫度調節，童話就該從這裡起頭，天空才會是和煦可供直視的亮度。

過了一兩個月，我與要好的大學同學們到熟識的酒吧，享受酒精帶來一切的混亂迷醉，一個剛失戀的朋友端著被招待的粉紅色香檳，提起她的新年願望。想談戀愛，她說。

我想起奇幻動物園裡被授予的任務：「我可以介紹我表哥給妳。」可以當朋友也好。我補充，像在幫彼此打強心針。

一六〇的女孩恰好符合標準，處在不高不矮的完美位置。我醉心於自己慧眼，確認她的意願後我捧起琴湯尼喝了一大口，這樣模糊的感官驅使我不太尷尬的說媒。

點開手機聊天室，我把女生的社群傳給表哥，「她現在在出版社工作，一邊準備國考」我的附註期待把朋友塑造成努力向上、前途可期的青年，畢竟她符

合他唯一的身高要求，這下該強調的，就該是個性或能力了吧。

我看著訊息被立時讀取，對方卻過了一個小時才開始作出回應。不是要了解其他學經歷、更不是要約吃飯認識，而是傳了不明所以的表情符號，黃色的圓臉，那眼像極了都市四處啄食的肥胖鴿子般空洞，做出不知是嘲弄還是無言的笑容，這讓我惱火。

根本不存在的童話停在了這裡，什麼都可以用蘋果或玻璃鞋欺瞞或背叛，把這些一一扔進深淵裡，成為梅樹的養分，在不夠寒冷的亞熱帶氣候，助長它長至參天模樣。

---

## 評語

### 陳逸華老師：

藉由梅花三弄的多重意涵破題，巧妙地點出世代的觀念隔閡。關懷和施壓是一體兩面，糖果紙、玻璃鞋等童話意象，不僅揭開美麗包裝下的涼薄，更凸顯傳統與現代之間在理想上的差距。結尾轉折是有形無聲的直面挑戰，也是漂亮的戛然而止。